

[台湾]玄小佛

又

见

夕

阳

红



又见夕阳红

〔台湾〕 玄小佛 著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05号

责任编辑：虞苇

责任技编：陈鸣

又 见 夕 阳 红

〔台湾〕玄小佛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7215华兴分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5印张 120,000字

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30,000册

ISBN 7—5360—1478—3/I.1317

定价：3.60元

内 容 提 要

何宗伟，一个英俊的浪子，他能说会道，专靠行骗赚钱，去供养他那聪明、好学、厚道的弟弟何宗伦。当何宗伟把猎取的目标瞄向台湾大富豪林昌龙时，林家立即掀起轩然大波。林妻方季梅和林家女儿林加真几乎同时爱上了何宗伟，何宗伟则巧妙地周旋于两个女人的爱情之中，借此诈取林家钱财。

何宗伦发现了何宗伟的卑鄙行为后，极力劝说哥哥放弃这种勾当。此时，方季梅和林加真已陷得很深，并都怀上了何宗伟的孩子。为了挽救这种不堪的局面，何宗伦为哥哥承担了一切责任，他放弃了自己的爱情，与林加真结婚，做那两个孩子的父亲。事件虽平息，但隐患犹存。三十年后，当孩子们长大了，一场更大的家变在发生……

一九六八年，
那个还残存中国人礼教，
含蓄，
还与传统、道德挣扎的年代，
——台湾，台北。

1

在这冷僻的地方，怎么会有人烟？

方季梅困惑的，冷淡的望了一眼。

一个与自己年纪差不多的男孩，背了个相机，像个玩耍玩具的儿童，兴致奇昂的抓取这片荒凉。

一样是个心情低落、腐坏的人吗？

还是个摄影的发烧友？

方季梅带着落叶般的情绪，打开车门，准备驱离这只有空气和野草的地方。

手一挥，像和老朋友打招呼般，何宗伟对拉开车门的方季梅喊了一声。

“嗨！帮个忙好吗？”

方季梅脸一昂，怔了一会儿，望着何宗伟。

何宗伟的笑容，像这片没人看顾的野草，带着三分流浪，三分惆怅，三分经历苦难的伤痕。

方季梅呆呆的看着那份笑容。

好熟哦。

在哪儿见过吗？

在自己脸上。

方季梅眼光触摸眉梢的那份笑容，在镜面里，日日夜夜能或浓或淡的望见。

“替我在这片野草前拍张相片好吗？”

何宗伟的相机，差不多已经塞到方季梅手中了。

犹豫一会儿，方季梅接下了相机。

“谢谢。”

何宗伟叼着那份流浪、迷惑，经过苦难的笑容，像个逃脱现实生命的人，在野草堆丛前，挺了腰杆，算是摆了姿势。

“我姓何，何宗伟，你呢？”

何宗伟接回相机，目光凝视方季梅，顺理成章的自我介绍。

方季梅正欲回答，一种受难者的自觉，令方季梅囚犯般，丢弃与一名陌生男子交谈的冲动。

“喂！”

转身上车的方季梅，被那声老友般的“喂”，呼回了头，咔嚓一声，方季梅的脸，入了照相机的快门。

何宗伟和善的拍拍手中的相机。

“我抓到一个很美的画面，怎么送给你？”

没有欣悦，也没有愤怨，方季梅如一个丢弃感觉的人，加油扬长而去，自始至终，没有一句话。

看着远去的车身，何宗伟拔了棵小草，刷了刷他那张可以用迷人两个字形容的脸。

“方季梅，——方——季——梅。”

何宗伟像念个相识很远的名字，带着信心，扯动了下笑容，丢开手中的小草。

林家大厅像开了家时装精品公司。

衣衫，皮鞋，手提、肩带的各式皮包，耀眼生花的摊满

大厅。

林加真品尝甜酒似的，愉悦又用心的搭配每一款颜色的系列。

方季梅步履柔弱如魂魅般进去。

林加真，稚子似的，开心中带着求好。

“季姨，全是为你买的，你喜不喜欢。”

林加真挑起一件大红的晚宴装，在方季梅削瘦的肩上比了比。

“漂亮吧？季姨，别穿的那么老气，你才二十八岁，是女人最盛开的年龄。”

方季梅笑的好感激，好真心，但，隐隐的，那股如同来至母体的悲剧情惨，挥也挥不走。

“谢谢你，真真，跟你爸爸——。”

方季梅忌讳般，停停片刻，声调放低了。

“我穿的太年轻——，不方便。”

林加真亲密的望着方季梅，眼光中，含着许多同情，许多抱不平。

“季姨，你只大我五、六岁，跟着爸爸，每天面对一个五十几岁的男人，你不可能快乐，我非常感激你，——感激你扮演林昌龙的太太，那么有诚心，那么没有抱怨。”

一片感激充满方季梅的眼眶，像个得到恩宠的奴仆，方季梅泪都要流出来了。

方季梅转开削瘦的肩，用心不使自己在林加真前面，流出眼泪。

至少，她是林加真的继母。

当然，她只比林加真大五、六岁。

“真真，你爸爸是我的恩人，他救了我不算，救了我们全家，你爸爸真是好人——。”

方季梅感激的情绪，从内心的望了林加真一眼。

“他不嫌弃我是出身风尘的女人，让我不必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开支，每晚面对——。”

方季梅幽涩的笑笑。

“每晚面对不同的男人，露出笑容，一杯又一杯的喝酒，先把自己灌醉了，还要努力维持半颗清醒的头脑，对付那个工作——我真的很感激你爸爸。”

林加真也平静的笑了笑。

“季姨，我完全知道你心底很寂寞，你嫁给爸爸三年以来，你从来没有真正笑过。”

摸了摸林加真的脸蛋，方季梅疼爱同胞妹妹般的望着这个从来对她友善而真诚的女孩。

“真真，我们不要说这些了，好吗？不但你爸爸对我好，你也对我好，我是个幸运的女人。”

林加真稚子般的抬起脸。

“季姨，我问你一句话好吗？我发誓，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告诉爸爸，你爱不爱他？”

方季梅闪避般，笑着拾起一双鞋。

“真漂亮，皮真软。”

“季姨，你一定要回答我。”

方季梅望了望林加真，坐下试穿鞋了。

“季姨——。”

林加真跟着蹲下身子。

“要不要替爸爸生个孩子？”

手上提着鞋子，方季梅凝顿了很久，直起弯着的腰身，轻声柔语的。

“真真，谢谢你买了这么多东西送我，钱虽然不是大数目，但以后不要再浪费，没机会穿，放着多可惜。我去看看厨房，准备晚餐。”

方季梅才讲完，一截寒峻的话，如利箭般，朝方季梅射来。

“准备晚餐不干你的事，我李彩云在林家待了整整十年该打理的，从来没有闪失过，你唯一的工作，就是安份守己的做好林太太，不要天天往外跑。”

一言不发，方季梅就如罪有应得似的，吃下了李彩云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，上楼去了。

“彩姨，不要天天都用这种口气跟季姨说话行吗？”

赖母亲似的，林加真赖在李彩云的肩膀，口气带着撒娇与责备等等心情。

“季姨好脾气，要是我，绝不会这样忍气吞声的就没下文了。”

李彩云望了望楼梯间，拉林加真坐下，发出充满怨气的声音。

“我跟你说过一千次，方季梅爱的是你爸爸的钞票，不是你爸爸的人，你们父女俩，像被人迷住了眼睛似的，把方季梅供得像神明一样。”

林加真努力的对李彩云。

“彩姨，你要季姨怎么对爸爸？爸爸已经五十以上了，换我我也没有办法爱一个这么老的人，季姨能天天乖乖的等爸爸回来吃晚饭，早上送爸爸上车，可能还陪爸爸应酬，已经

很不错了。”

“什么叫很不错？你爸爸仪表出众，风度迷人，谈吐大方，不要说二十八岁的方季梅，十八岁的小女孩，一样会崇拜你爸爸这种中年男人的魅力。”

林加真笑着望李彩云。

“彩姨，那你有没有被爸爸吸引？我妈去世那时，你应该告诉我爸爸，他真是有魅力的中年人？”

像针刺了李彩云的皮肉，李彩云眼神又痛、又恨的盯着楼梯间。

完全端正、规规矩矩的白衬衫，他叫何宗伦。

何宗伦望着方季梅的相片，像流着一张唱挽歌的唱片。推门声响，何宗伟进屋。

何宗伦起身，握着相片。

“哥——。”

何宗伟挥手打断，通红的眼睛，点了根纸烟。

“叫你不要来我这，你忘了吗？硕士论文写完了没？”

何宗伦举起照片。

“哥，这个女人是谁？又是你打算下手的目标吗？”

何宗伟抢了照片，不悦声。

“我警告你一百次了？不要管我的事！你的责任是给我拿个博士！不管你是到美国还是到非洲拿，除了念书，其他的一切，眼睛给我关上！嘴巴给我闭上！”

“哥，硕士论文写完，我不想出去念博士。”

何宗伟一把揪住弟弟的衣领。

“你再说一句！说呀？你再说一句试试看！我十八岁就

开始闯江湖滚钱，我的人生，不是栽培一个跟我一样的弟弟！
跟我一样滚钱的弟弟！”

何宗伦难过的大声叫。

“我不要再花你闯江湖弄来的钱！每次从你手上拿到钱，我都要大哭一次！我四肢正常！我可以上班，硕士拿到，我决定上班！”

何宗伟努力将何宗伦摔向墙角，大叫：

“你想要我揍你吗？给我听着，念博士就是你的工作！不要有第二个想法，否则，我打得你四肢不全！你努力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！”

门铃打雷般的响起，人声从门外传进来。

“何宗伟！我们知道你在里面！你希望我们把门拆了吗？”

何宗伦哀痛的望何宗伟。

“哥，你又欠人家赌债了？”

何宗伟点了根烟，想了片刻，走向大门，摆出吊儿郎当的笑声，掏出香烟。

“老三，叫的那么大声干嘛呀？天这么黑了，天这么黑了，方圆五百里的人，全给你喊醒了，抽根烟吧。”

老三打开递烟的手，上下打量何宗伦。

“小何，像你这号人，到哪里交到这么有气质的朋友？”

何宗伦礼貌地笑笑。

“我们不是朋友，我是他的——。”

何宗伟急忙的打断，推弟弟出去。

“一个表亲的儿子，不是朋友，喂，你先回去，明天再说。”

何宗伟拉开门，硬将何宗伦塞出去，立刻推上门，笑着拍拍老三肩。

“老三，朋友也不是交一天两天的，我何宗伟赖过钱吗？走，喝酒去，我请客。”

老三摔开何宗伟手，声音又冷又硬。

“何宗伟，少拉交情，我放过你，阿天不会放你，再给你一个礼拜，不然，大家难看。”

瞧也不瞧何宗伟一眼，老三离去。

何宗伟松了大气，拿起相片，快乐的笑笑。

“方季梅，林昌龙的老婆，你很快就不寂寞了。”

司机肃立，开着车门。

方季梅提着林昌龙的公事箱，交给司机。

林昌龙疼爱女儿般，摸摸方季梅脸蛋。

李彩云躲在花园一角，妒意的看着。

“季梅，晚上有个饭局，我叫小陈回来接你，今天很多会要开，我就不回来接你了。”

方季梅的笑容，像有人在身后，硬给她挤出来般。

林昌隆疼惜的摸摸方季梅脸，上车离去。

立在花园一角的李彩云，茫然的走进客厅。

方季梅正要转身，何宗伟的声音，坐在吉普车上，愉快的出现。

“嗨！真巧，又遇到了，你住在这儿吗？”

方季梅愣望何宗伟。

何宗伟仍愉快的笑笑。

“我去钓鱼，没想到会见到你，那张相片拍的我很自豪，现在我就回去拿出来给你。”

何宗伟发动引擎。

方季梅慌张的回望花园。

“不要，我不要相片，请你不要来我家。”

何宗伟的表情，恰如一个完全不曾经历世事的小男孩。

“为什么？只是拿相片，等我，二十分钟我就回来。”

花园里传来李彩云的声音。

“方季梅！你和什么人在说话？”

方季梅张皇的求望何宗伟。

“你快走，我不认识你，请你马上就走。”

李彩云由花园朝大门走近。

方季梅慌张、哀怨、急促声。

“在那天遇到的地方等我，不要在这里，快走！”

何宗伟的眼神，闪出胜利的笑容。

“你不来，我就来找你，一会儿见。”

何宗伟的吉普车，飞驰离去。

李彩云出来，拉着方季梅，看何宗伟吉普车的背影。

“他是什么人？”

低着头，方季梅的声音，抖抖闪闪的。

“问——问路的。”

带着害怕的心，方季梅逃避般转身而去。

李彩云喊住，声音冷漠极了。

“问路哪需要谈那么多？方季梅，真真的爸爸是有头有脸的人，真真的妈妈，临终要我看顾他们父女，我不容许他们父女，因为你方季梅，受到任何不名誉的伤害，你要搞清楚，你从前是那种陪酒的女人，现在你是林昌龙的太太，林加真的继母！”

忍气吞声，方季梅一气不吭进门去了。

李彩云站着出了神，用力摔上大门，眼光又恨，又愤怒。

林昌龙给新婚一年的方季梅，设计了间引人遐思的卧房，方季梅犹豫的时坐、时站，挣扎极了。

“你不来，我就来找你，一会儿见。”

一阵忿忿爬上方季梅脸上、眼中。

提起皮包，方季梅反抗威胁般，用力拉开门，冲出去。

何宗伟坐在吉普车上扭捏，看着表。

远远，方季梅开着车出现了。

何宗伟熄掉烟。

方季梅怨怒地下车，用力关上车门。

“这位先生，我知道你没有恶意，但你给我带来麻烦，相片给我，最好把底片也都给我。”

何宗伟表情无辜极了。

“我给你带来麻烦？很抱歉，能告诉我，我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吗？”

方季梅愤怒地拍打车顶篷。

“可以把相片给我了吧！你问那么多废话干吗？拿来！”

何宗伟表情仍老实的，深情望了方季梅许久，拿出相片。

“这是你的相片，如果因此给你带来麻烦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”

十足有尊严般，何宗伟跳上吉普车，飞驰而去。

怨怒的方季梅，略歉意地望何宗伟背影。

久久，方季梅望相片，刻意淡淡地望了下，朝地上一扔，开车门。

看到地上的相片，方季梅又拾起，脸上流出一片得意，女人，终究只是如此。

林加真、卓曼芝、何宗伦愉快的共饮着咖啡。

淡淡的音乐飘着，方季梅像空气般，轻轻的飘进来，哀怨地选了个角落坐下。

“给我杯热茶。”

服务生恭敬离去。

笑谈的那桌，卓曼芝大声极了。

“老板派我下个月去新加坡看厂，真真，跟你爸爸讲一声，一起去玩玩怎么样？反正你又不上班，天天待在家里多无趣。”

林加真指着眉宇带几分悒郁的何宗伦。

“叫何宗伦去呀，早晚要结婚的，先渡个小蜜月。”

卓曼芝瞅了眼何宗伦，带着几分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爱意。

“他呀，不必了，叫他出门喝杯咖啡玩玩，跟要他命似的，全世界，就他一个人的时间最值钱。”

悒郁眉宇的何宗伦，淡淡地笑笑，突然，何宗伦眼神熟悉地望着角落独坐的方季梅。

方季梅啜着茶点，凝望相片。

卓曼芝嗓门大声的扯了扯何宗伦。

“你在看什么呀你？”

林加真亦顺着何宗伦的目光回头望。

“何宗伦，你认得她吗？知道她是谁吗？”

何宗伦怔了片刻，立刻笑笑否认。

“不认得，只是——只是奇怪为什么她一个人坐在那里。”

卓曼芝好奇的回头看，大惊小怪夸张起来。

“真真，那不是你年轻迷人的继母吗？去叫她过来一起坐嘛，去呀。”

林加真苦涩地笑笑。

“她是个没心情的女人，经常一个人出来闲逛，我过去找她一起聊天。”

林加真起身，朝角落走过去。

何宗伦仍想着方季梅那张眼熟的脸，望着。

卓曼芝半不满半开玩笑的用手将何宗伦的脸扭回来。

“看得那么用力干嘛？长的还可以是不是？把眼睛转回来，那是人家的老婆。”

端起咖啡，何宗伦遮掩地思考。

“季姨！”

望着相片的方季梅，惊愕地望着站眼前的林加真，赶忙的将相片收进皮包，“真真，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林加真眼睛里流出感情。

“季姨，一个人出来散心吗？是不是彩姨又说话让你不舒服？”

拉起惶恐摇头的方季梅，林加真微笑：

“季姨，曼芝和她的男朋友在那边，走，过去嘛，一个人坐多无趣。”

不管方季梅的反抗，林加真拉着方季梅就走。

何宗伦看着走前来的方季梅，探索的眼神，转为肯定，就是她，是相片上那个女人。